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宗文皇帝聖訓

御製序

目録

卷一

卷二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呂雲棟

謄録監生臣王元弼

太宗文皇帝聖訓序

朕惟帝王誕膺天眷肇造丕基功德懋隆疆宇日闢有紀綱以昭大法即有謨訓以啓後昆方策具存燦然可考也若夫道兼作述業裕創垂以聖繼聖而鉅烈鴻猷煥乎宇宙間者尤足冠百王而立極焉欽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隆道顯功文皇帝躬上聖之資承開天之運神武不殺寬和有制萬國向

化而實從庶績撫辰而就理峻德弘勲巍巍蕩蕩稱極盛矣至於命令誥誡誕播弘詞皆義切訓行理歸體要洪纎畢舉本末咸周而其大指之所存則首在於愛養生民旁求俊乂敉幾凝命惇典明倫大哉王言誠治平之極則也我

皇考世祖章皇帝嘗命纂修未竟厥緒朕嗣膺歴服念切纉承爰命儒臣詳加編輯計一百一十一條分二十三類定為

聖訓六卷既成因披陳莊誦朝夕繹思見夫旨原於精一

義著於典謨上之可以正道揆馬下之可以昭法守

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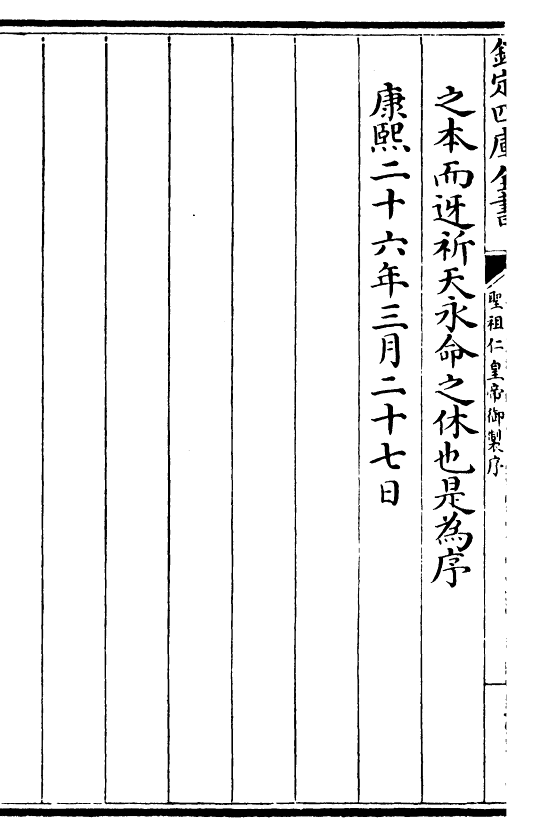
由舊章自昔詩書所載莫不以紹衣為兢兢矧夫義

藴精深規模宏遠嘉言彝訓超踔古今朕用是覲揚

光烈昭示來許後之子孫以此藴之於心則為天德

敷之於政則為王道範圍臣庶則為會歸之極垂裕

後昆則為詒燕之謀尚其夙夜祗承以為致治保邦



之本而迓祈天永命之休也是為序

康熙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太宗文皇帝聖訓序

聖人之情因辭以見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蓋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本乎至誠施諸命令無意於辭而理臻其極歷觀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典謨訓誥燦然具存後人奉之為經列在學官為載籍首矧夫運際開天功存繼志制作侔造化教澤被生民天下之文章孰有大於此者乎欽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

顯
功文皇帝英姿挺出聖武布昭大智如神淵衷若谷及
登寶位疆宇日增厚祿以養賢勤身而率下恩威所
及大畏小懷政教所孚遠來近悅皇哉何化理之神
也至若敷陳治道誨諭臣民不尚虛文惟崇大體謂
行善所以事天而遠利始能服衆闡伊尹一德之訓
稱曾參三省之言以勸農講武為立國之大經以考
古讀書為服官之要務自立綱陳紀以逮服飾器物
之間或即事以宣猷或因時而定制洪纖咸備張弛

攸宜蓋察理精故見之也遠更事久故慮之也詳用
能承藉丕基佑啓
聖哲是誠億萬年繼往開來之極軌也順治中嘗因記注
舊文纂修
聖訓一書未竟厥緒
聖祖仁皇帝特命儒臣詳加編輯事以類分凡二十有三
言以條舉凡一百一十有一彙為六卷體要著明朕
在宮中蒙

皇考恩勤教育定省之時備聞
祖訓嗣膺大統志切纘承晨夕披陳尋繹仰見心符道要
語中機宜旨蘊閎深函蓋天地文辭昭晰彪炳日星
垂裕後昆永貽法守用是勒為成書敬授剞劂頒示
中外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又曰聖有謨訓明徵
定保我子孫臣庶其誦習遵循永敬承於世世哉謹
序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目録　詔令奏議類　詔令之屬

卷六

臣等謹案

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順治末

世祖章皇帝編次未竟康熙二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續成凡一百一十一則分二十三門乾

隆四年

皇上御製序文刊布惟我

太宗文皇帝纘承

前緒益拓

鴻基因壘崇墉觀兵坶野

威棱震耀既遠邁成周至於敷叙羣倫正名百物禮

樂大備書契肇興則與軒帝胥圖外奮涿野

之威而内肅合宫之典者後先同揆誠以

守成而兼

創業

奮武而並

揆文葢宰馭乎萬類者其聰明睿智必超乎萬類之

上

太祖有焉垂裕乎萬年者其制作精神必周乎萬年

之後

太宗有焉稱

天上

謚尊以經天緯地之大名義所稱也

豐功偉烈史臣珥筆已恭紀

琅函至于

聖德所形

聲律身度

一舉一動效法乎乾坤

一話一言表裏乎典誥者則恭傳

天語具載斯編於以上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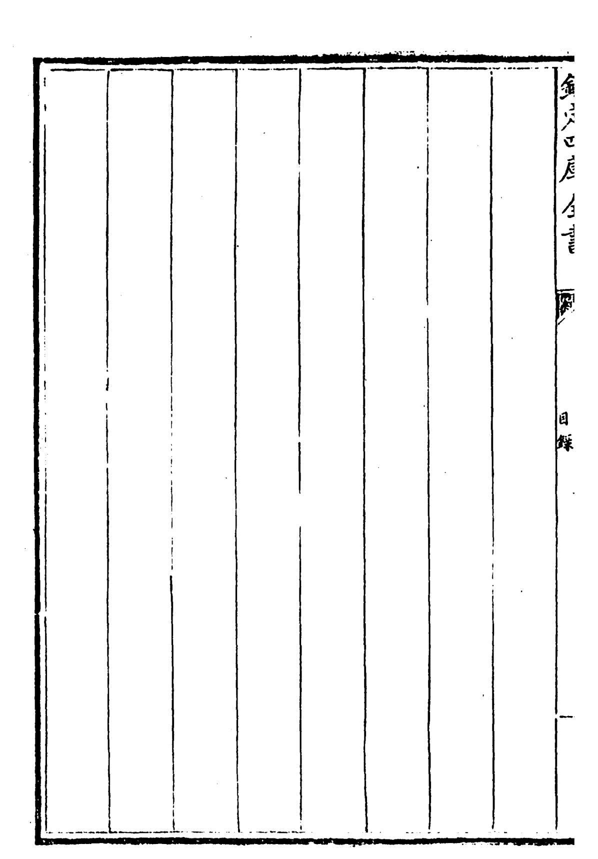
祖德下啓

孫謀理珠囊而握金鏡誠億萬世之法守矣乾隆四

十八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一

論治道

天聰九年乙亥五月己巳

上召集文館諸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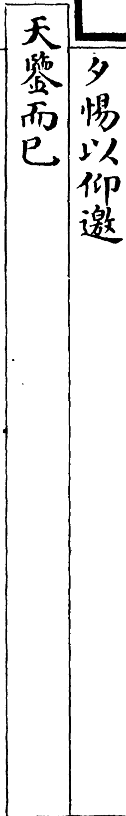
諭之曰朕觀漢文史書殊多飾辭雖全覽無益也今宜於遼宋金元四史内擇其勤於求治而國祚昌隆或所行

悖道而統緒廢墜與夫用兵行師之方畧以及佐理之忠良亂國之姦佞有關政要者彚纂翻譯成書用備觀覽至漢文正史之外野史所載皆係妄誕此等書籍傳之國中恐無知之人信以為真當停其翻譯又見史臣稱其君者無論有道無道槩曰天子殊不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稱今朕承

天佑為國之主豈敢遂以為天之子為天所親愛乎儻不行善道不體天心則天命靡常寧足恃耶朕惟有朝乾

夕惕以仰邀
天鑒而已

崇德元年丙子七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希福剛林范文程曰科爾沁國土謝圖額駙有名馬號曰杭愛朕曾以甲十副易之彼不與蒙古察哈爾汗向彼索馬勢如强奪止予一胄竟取之從此科爾沁諸貝勒為之解體察哈爾汗又以一胄送阿祿部落濟農索馬千匹阿祿濟農曰豈有一胄而易馬千匹

者乎此直欲啟釁而來侵我耳不可不與遂與馬五百匹從此阿祿諸貝勒亦為之解體科爾沁國卓禮克圖親王有一鷹能橫捕飛鳥察哈爾汗又遣人往索卓禮克圖親王欲不與土謝圖額駙勸令與之既取其鷹一無所償竝送鷹之人亦不令見如此貪橫人心安得而服耶今各處蒙古每次來朝厚加恩賞因此俱不忍離我而去雖去時猶屬戀戀而蒙古各國亦從此富足安閒由此揆之以力服人不如令人中心悅服之為貴也

崇德二年丁丑六月甲寅

上諭諸王羣臣曰頃者朝鮮之役軍中甚無紀律見利當前竟忘國憲朕向爾等屢行申飭者非欲自取之也今蒙

上天眷佑凡財幣牲畜諸物咸備不可勝用胡可不知止足耶朕為此言亦非怵爾等以威也爾等非不知畏懼故違朕禁令但因黷貨之故往往藐法不顧為可恨耳不知財貨乃身外之物多藏無益縱不義而富能有不

死之術以長享之乎

太祖時大臣今存者幾人蓋人生如寄何必過為營謀子孫賢則自能顯達子孫愚雖積財遺之何益要以勉力功名使勲績垂於後世乃為貴耳古語云天有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則與天地合德

皇考太祖創業垂統及朕嗣位以來統一蒙古收服朝鮮
版圖式廓人民繁庶自今以後宜思所以宣布法紀修
明典常為保邦致治之計若當我國振興之際不勤修
國政他日將欲修之恐無及矣嘗觀前代勵精圖治法
制詳明者國祚必永怠忽政事廢弛紀綱者國勢必危
蓋治國之道如築室然基址堅固庀材精良者必不至
速毀世世子孫可以久居其或苟且成工者則不久圮
壞梓材作誥古人所以諄諄垂誡也嗣後爾等勿徒財

賄是耽各宜竭盡忠誠匡襄國事朝廷庶績咸熙則爾等勲名長保使子孫永守勿替豈不美哉

崇德三年戊寅七月丁丑

上召内弘文院大學士希福内國史院大學士剛林學士羅碩等

諭曰朕從來不喜以空言文飾要取虛譽昔漢文帝欲建一臺計費百金以為百金乃中人十家之產遂止而弗建朕以為此亦空言取譽殊不足取朕嘗

天垂佑各國臣服財用饒裕當此之際我國新舊人等有窮困無妻奴馬匹者若不急加恩養更於何時養之人君宵旰勤勞以修治道國計民生最為要務理財裕國亦為民而已今養此窮困之人財物牲畜何物不有若吝惜而不肯養人留之何用耶

訓諸王

天聰九年乙亥六月癸卯

上諭諸貝勒大臣曰昔

太祖時曾禁諸貝勒子姪不許郊外放鷹蓋以擾害人民
踩踐田園傷殘牲畜故也今聞違背禁令仍復擾民此
風漸不可長放鷹之人應自備牛羊以供諸人食用不
宜需索民間若剝削小民而取其牲畜貧民何以堪此
且朕凡行師出獵雖嚴寒之時皆駐蹕郊野不入屯堡
亦恐耗損民物耳嗣後放鷹之人如擾民不止事發之
後決不輕恕語云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
柰何蓋以凡事皆當防微杜漸縱弛之後則難整頓若

禁之不早後悔無及也

七月壬戌

上諭貝勒阿巴泰曰爾嘗自謂手痛似覺不耐勞苦不知人身血脈勞則無滯爾等惟圖家居佚樂身不涉郊原手不習弓矢忽爾行動如何不痛若能努力奮勵日以騎射為事何痛之有爾諸貝勒各有統帥之責若不親率士卒騎射教演精勤孰肯專心武事平日既未嫺熟一旦遇敵何以禦之試思丈夫之所重者有過於騎射

者乎騎射之藝精於勤而荒於嬉不可不時加練習爾諸貝勒若能服勞奮力不偷旦夕之安恪勤政事惠養人民克敵制勝削平諸國斯不負

先帝之志能報養育之恩既克全孝道亦可謂為國盡忠矣如不思效忠盡孝惟各為其家財貨牲畜是積罔卹人民怠玩政事異日蒙

天眷佑大業克成當諸貝勒大臣敘功之際無一勲績足錄雖悔何益也且書之史冊賢否攸分可不懼乎

崇德元年丙子七月丁卯

上諭曰諸固山貝子爾等敬聽朕言昔

太祖時我等聞明日出獵即豫為調鷹蹴毬若不令往泣請隨行今之子弟惟務出外遊行閒居戲樂在昔時無論長幼爭相奮勵皆以行兵出獵為喜爾時僕從甚少人各牧馬披鞍析薪自爨如此艱辛尚各為主效力國勢之隆非由此勞瘁而致乎今子弟遇行兵出獵或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事為辭者多矣不思勇往奮發而惟

耽戀室家偷安習玩國勢能無衰乎

崇德二年丁丑四月丁酉

上御翔鳳樓集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

固山額真都察院承政及新設議政大臣

諭曰嚮來議政大臣或出兵或在家有事諮商人員甚少

儻遇各處差遣則朕之左右及王貝勒之前竟無議事

之人矣議政雖云乏人而朕不輕令妄與會議者以卑

微之人參議國家大政勢必逢迎取悅夫諂佞之輩最

誤國事豈可輕用今特加選擇以爾等為賢置於議事之列殫心事主乃見忠誠為國宣勞方稱職業爾等大要有三啟迪主心辦理事務當以民生休戚為念遇貧困窮迫之人有懷必使上達及各國新順之人應加撫養此三者爾等在王貝勒前議事皆當各為其主言之朕時切軫念者亦惟此三事耳爾等凡有欲奏之事不可越爾固山額真如某事應施行某事應入告當先與固山額真公議然後奏聞彼無知之輩往往以進言者

謂之讒譖夫善則曰善惡則曰惡何所忌諱而不言使有明知其人以惡意誤其主而不入告者豈人臣乎若私結黨援反欲傾害善人指以為惡妄行入奏所謂讒人乃此類也聖經有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身脩家齊而後國治爾等若謹好惡之施審接物之道御下以義交友以信如此則身脩矣孝其親悌其長教訓及其子孫親戚如此則家齊矣身脩家齊而國不治者有是理乎爾等當存忠直之心以為國慎毋怠忽有負朝廷太

公曰閒居靜處而誹時俗非吾民也朕觀蒙古察哈爾林丹汗悖謬不道至於亡國未聞其臣有斥言其主所行悖亂者嗣後朕或有過羣爾等即當面諍試思以諫諍之故而斥責者為誰降革者為誰儻諫而不聽靜以俟之可也若既不能諫而徒於退後咎其主上之失議其國事之非豈人臣之誼乎或更有將各旗妄分彼此明知本旗有悖亂之人隱匿不言及人言之反加庇護者尤朕心之所深惡者也八旗皆朝廷之人但宜懾服

姦宄撫恤困窮使之各安統轄又何彼此之可分乎嗣後有將新分給之虎爾哈瓦爾喀使之逃亡饑死致牛彔中缺額者朕即以不能養育之王貝勒下食口糧家人補足其數夫王貝勒等聚財積穀畜養馬匹豈止為一身享用要皆為子孫計也不知子孫果賢縱無所遺彼寧不能自立子孫若愚雖有所遺豈能常守徒自勞苦為他人積聚耳夫積穀所以備荒而養窮民也財帛馬匹所以為國而賞有功之人也財物牲畜固不可妄

賚亦不可過於吝惜朕所以令爾等撫養窮民及新附之人者蓋先哲有言賞一人則勸者衆罰一人則懼者衆今蒙

天眷佑諸國已平獨明國尚在賞罰可不明乎又

諭諸王貝勒等曰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廢其祖宗時衣冠儀度循漢人之俗遂服漢人衣冠盡忘本國言語迨至世宗始復舊制衣冠凡言語及騎射之事時諭子孫勤加學習如元王馬大郭過漢人訟事則以漢語訊之有

女直人訟事則以女直語訊之世宗聞之以其未忘女直之言甚為嘉許此本國衣冠言語不可輕變也我國家以騎射為業今若不時親弓矢惟耽晏樂則田獵行陣之事必致疎曠武備何由而得習乎蓋射獵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國之經朕欲爾等時時不忘騎射勤練士卒凡出師田獵許服便服其餘俱令遵照國初之制仍服朝衣且諄諄訓諭者非為目前起見也及朕之身豈有習於漢俗之理正欲爾等識之於心轉相告誡使

後世子孫遵守無變棄

祖宗之制耳

崇德三年戊寅七月丁丑

上諭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等曰爾等

為朕股肱耳目凡舉錯好惡當一秉至公勿仍向日偏

私之習蓋人誰無過貴於能改爾等若見朕所行有未

當處即當直言進諫朕亦樂於聞過以便改圖令國家

仰蒙

天祐爾等財物亦既充裕家產亦既豐饒其在下之人或有窮困而衣食不足者或有無故寃抑者爾等與其任此輩在外嗟怨退有後言何不令窮困寃抑之人親自陳奏乎且此等之人爾等既知之亦當以某也窮困某也寃抑入告於朕如窮困之人不加恩養寃抑之事不為昭雪則朕之過也朕嘗見有生計充餘身享富厚猶不知足營求不已戚戚為憂此等之人甚屬卑鄙至有有功之人衆人舉而用之彼反視若仇敵無功之人衆

人錯而舍之彼反加以恩養獨不思朕之舉錯皆因衆人之公不存偏私之見彼乃惡衆人之所舉愛衆人之所錯其意何居若衆之所舉或有誤用衆之所錯或有冤抑則不妨秉公直言期於至當不然不愛有功之人而反愛無功有罪之人是豈特無忠義誠實之心且懷悖逆之志故如此耳似此居心行事若被有功之人如孟坦告訐則爾等所愛無功之人必如孟魁之族皆坐死矣即爾等之身亦受黜辱所愛無功之人尚得在爾

左右乎人有言曰越山易越法難國法攸昭

天鑒不爽朕心時加敬謹爾等安能妄越於法耶又

諭諸王貝勒貝子等曰我國家蒙

天眷佑漢人蒙古虎爾哈瓦爾喀在在歸附皆分給與諸

王貝勒貝子令加恩養因爾等有加恩養者有不加恩養者是以朕前此屢經誡諭乃猶不加撫恤致降人竊謂曰我等同來事主某已富貴某猶貧困在外嗟怨者有之來告於朕者亦有之夫降附之人棄其父母之國

而來歸誠宜加意撫綏使之得所乃朕諭爾等恩養爾等反以為煩苦不遵朕旨今彼來告朕心惻然無言可答爾等既堅忍如此諒必有定見應如何答彼之辭可即奏朕以便如爾等之言答之

崇德六年辛巳二月己未

上集諸王貝勒羣臣於篤恭殿

諭之曰牛彔下人多有貧乏者皆係牛彔章京及撥什庫等嗜酒廢事之所致也昔

皇考太祖性不飲酒爾時羣臣庶民凜遵教訓故國勢振
興諸臣迄今殷富皇叔貝勒嗜酒其部下臣民俱效之
故皇叔之政漸衰而部下之臣民漸貧自正藍旗莽古
爾泰德格類在時躭於麴蘖其部下之臣及本旗下人
皆相習成風以致敗亡似此沉湎廢事致令牛彔貧窮
者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何不查明議處屬下貧窮者何
不加恩贍養若令徧察舉國之衆或勢有不能令止各
查該管之人實屬至易儻牛彔章京不職何為不即為

更置且此貧窮牛彔豈平時不給爾以俸餉行兵獨吝爾之功賞比之衆人或有同異耶抑於衆人之外過派差徭耶豈此等牛彔與國人不同而天偏降之以霜雹旱澇之異災耶董率無方誰職其咎著將貧窮牛彔之該管章京及驍騎校小撥什庫俱解本牛彔任並離其兄弟歸他人監管其牛彔撥什庫員缺另選才能者補授又

諭諸王貝勒大臣等曰爾等何不親率人習射耶子弟輩

壯者當令以角弓羽箭習射幼者當令以木弓柳箭習射如不執弓習射好為博戲閒遊市肆者何不執之我國武功首重習射嗣後爾等當嚴加督率互相激勸

崇德八年癸未六月已卯

上諭諸王貝勒貝子公等曰前諭王貝勒貝子公等將各所屬新舊人等加意恩養乃聞王貝勒等於近侍官員頻頻賜之以食至旗下官員守門護軍及新附之人竟不得沾恩養如此甚為失宜試思獨養官而不養民養

賢而不養不肖官雖賢亦豈能獨立乎以上下相維之理言之必為在下之人所托命而後可為在上之人如無在下之人則統轄者誰役使者誰也朕幸承
天眷以我兵之半往征明國遂能破其關隘克其城池皆因撫綏各國俾傾心歸順勢大力强之所致若止恃舊日之兵豈能致此乎朕素於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一切家事俱不預聞嗣後於新舊人等孰愛養有方孰漫不撫恤必加詳察爾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共宜加意愛養

其固山額真護軍統領及近侍護衛等各宜啟迪其主凡見新舊窮苦之民即告知本主給之衣食俾皆得所如此方可謂賢不然止圖一已之豐厚不以衆人為念衆人豈復有繫戀爾等之心耶此後凡新舊人有因不沾恩養自行陳訴者所告果實該管王貝勒皆坐罪若原告係騎兵將該管固山額真一例治罪若係護軍將該管護軍統領一例治罪蓋善養人者國之要務不可忽也又有效力行間勤勞素著而不免窮困者亦有秉

質稚魯拙於經營而甘處貧乏之者此等之人該管牛彔章京察報固山額真轉啟各王貝勒酌給僕役牛馬以贍養之如王貝勒貝子公等不能贍養即以不能贍養具疏奏聞俟朕贍養之其有不思隨征不畜馬匹止圖自養身家藉口貧乏之者不許濫及察報之時各牛彔章京毋得徇庇親屬此番出征所獲牲畜財物必須撙節儉用豈可恃俘獲以為生計乎夫出師征伐以有土有人為立國之本非徒為財利也至於厚生之道全在勤

治農桑耳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寛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二

訓羣臣

天聰四年庚午二月丙辰

上諭衆貝勒諸臣曰爾等仰蒙

天佑凡所行之事皆當處之以義毋貪黷以利已毋偏庇以徇人天人一理在下之士卒悅服則

天心亦嘉與之矣夫事因不知而錯誤妄行猶出於無心之過若如喀克篤禮令其本旗薩木哈圖巴圖魯為本牛彔人運取梱木以苦之又使往登昌黎城是有心違悖於理矣爾衆貝勒諸臣視本旗效力勞苦之人當如身親其勞而惻然憐憫則效力者益感激奮勵樂為之用若不加憐憫而任意驅使雖素所親信之人亦豈肯為之盡忠效用哉昔吴起吮其卒之癰卒之母哭之有卒問曰汝子癰而將軍吮之何以哭為其母曰此子之

父被創吳將軍吮之遂亡於陣吾恐此子亦如其父之死也是以哭之似此等廝養之卒不幸而死則已幸而得生當思用之俾為朝廷及諸貝勒建功立業爾等於一次奮勇登城之人即宜加意愛惜倘再遇攻城時縱彼有奮勇之心切不可復令之往也

九月戊戌

上御殿集兩大貝勒衆貝勒八旗大臣蒙古諸貝勒大臣漢官等傳

諭曰爾等將士之意將毋謂干戈未息厲兵秣馬無有已時以從征勞瘁為慮不知敵國侵陵仇怨所積義當征伐豈彼實無罪而我好為爭戰耶倘按兵不動我雖欲靜敵豈能相安無事且盛暑嚴寒朕與諸貝勒身親勞苦戮力行間豈所樂為亦出於不得已也今後凡管兵備禦以上總兵官以下各宜盡心為國俾牛彔下人等竭力奮勉無生厭怠之心至牛彔下壯丁原係均分何以士卒有衆寡馬數有嬴耗皆由牛彔額真賢否不同

之故宜各加意撫恤收養從來國家締造鴻業無不勵精勤而戒佚豫爾諸貝勒大臣等果能同心協力樹績疆埸倘蒙

天佑大勲克集邊圉無烽燧之警黎庶有敉寧之慶耕桑樂業衣食豐饒共享太平豈不休哉其或有因無官守家業殷富遂耽於逸樂罔勤王事者亟當悔罪自新竭力赴義毋自甘廢棄也

天聰五年辛未正月乙未

上諭額駙佟養性曰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付爾總理各官悉聽爾節制如屬員有不遵爾言者勿徇情面分別賢否以聞爾亦當殫厥忠忱簡善絀惡恤兵撫民竭力供職勿私庇親戚故舊陵轢疎遠仇讐致負朕委任之意昔廉頗藺相如一將一相以爭班位幾成嫌釁幸相如重視國事不念私讐是以令名垂於千祀願爾效之

七月辛巳

上御殿集諸貝勒大臣

諭曰朕嗣位以來所用皆
太祖舊臣其行事朕所畧悉近見新進少年諸臣每至朕
前言動舉止加意修飭朕何由知其賢否伊等宜各殫
忠誠容止之度未足憑也又
勅六部諸臣各有職業各宜勤慎以省過改愆為訓誡又
諭曰爾諸貝勒大臣見朕有過即當極諫無有所諱即如
爾等何嘗無過當議論國事時常誇詡鷹犬良馬旁及
戲言即此一節豈非過乎凡人有過當反求諸己而已

天聰六年壬申正月丁巳

上諭六部大臣曰國家設官分職原以理庶政佐太平也爾等身膺職守自應潔己愛民奉公守法以副朕意今邪慝之念何以不悛耶夫以爾等為賢故擇而任以部事乃仍有挾詐妄行者殊非朕委任之意爾見朕與諸貝勒曾妄取國中良馬美女乎抑貪財貨乎如有之爾諸臣當開導進言之不從咎在朕與諸貝勒矣今朕與諸貝勒厚自檢束而爾等惟事妄行可乎況大業垂

成贊襄盛治惟爾臣工是賴似此妄行何以治國爾等
當敬識朕言勉圖職業則
天必垂佑朕亦眷愛之矣
八月癸酉六部衙門工竣
上親往視還宮時召六部啟心郎索尼布丹祁充格穆成
格額爾克圖苗碩渾六人
諭之曰朕以爾等為啟心郎爾等當顧名思義克盡厥職
如各部諸貝勒凡有過失爾等見之即明言以啟迪其

心俾知改悔若一時面從及事已往而退有後言斯最下之人所為也汝等先自治其身身正而後可以言諫上如不治其身不勤部事則自反尚多抱愧何以取重於人雖懇切言之上必不聽人亦不信也

天聰七年癸酉九月辛丑

上御殿召征明山海關貝勒大臣等責之曰爾等此行用兵甚不合法既掠之後何不深入内地收取糧餉休息士馬乃遽速還耶貝勒雖欲還軍揚古利爾係舊臣何

不諫止爾若能諫貝勒誰不聽從想爾為築室未成乘此未寒急圖竣工故遽來耳即來時爾諸貝勒若能率領精兵殿後截殺明之追兵必獲大勝何至相率俱來止留土魯什勞薩等哨兵殿後彼時敵兵數千追至雖以寡敗衆實皆

上天眷佑及我兵精銳故也萬一有失不知爾貝勒等尚能來見朕否圖爾格納穆泰蘓納等係有罪之人雖經革職仍用為各部承政凡遇攻城不忍令爾等前往令

乘此凱旋之際正宜率兵殿後戮力建功以圖自效乃亦隨衆前行倘他日大軍出征攻城野戰之時衆皆奮勇齊進誰肯居爾等後者爾等將何時自奮乎

皇考太祖時敖堪特翁格伊喇喀努賚四臣皆能率先力戰並未嘗歿於臨陣夫人生能有百歲乎天數既盡不免於亡巴克什吳訥格所在建功今又殿後首先殺敗敵兵人臣為國義當如此爾諸大臣不能啓迪貝勒之心竭力為國止圖安享富貴逡巡畏縮不知爾等可能

長保富貴耶

十月己巳

上召六部滿漢啓心郎

諭曰自設立六部以來惟吏戶兵三部辦事妥協不煩朕慮禮刑工三部辦事多有缺失若因事未諳而錯誤尚可寬宥乃伊等竝不實心辦事如刑部聽訟兩造俱至即當拘見証審問自可得其實情尚遷延日久然後訊問致彼串合供辭實情豈能盡得至於工部更不及他

部此皆貝勒才短承政疎忽啓心郎怠惰故耳禮部辦事亦有缺失向嘗誡諭爾等啓心郎不得干預部事但坐於各貝勒之後倘有差謬則啓其心今聞各部貝勒多在私家理事果爾則設立衙門何為此皆妄自尊大而慢於政事也似此情事爾等何不開導之各部之事若不勤加整理至三年考績或陞或降被降貝勒大臣啓心郎豈不愧悔耶六部諸臣内英俄爾岱為人執拗待本旗人微有徇庇朕思人有全德者少彼能盡心部

務辦事明決朕實嘉之其餘各部大臣不如彼之盡心辦事者甚多隨事啓迪非爾等啓心郎之責而誰責乎爾漢啓心郎生員等動輒以航海取山東攻山海關為言夫航海至危之事而我國又不善操舟至於山海關素號險固未易攻取此豈非欲航海者咸没於水欲攻險者致損其兵乎我國方承

天眷甫集之兵民無幾若少虧損何以克成大業為此說者是為敵人而損我兵徒以空言相賺耳此等疏奏何

益之有朕為一國之主與諸貝勒共圖軍事豈有不相其機宜之理此自不待爾等陳說如朕與諸貝勒或不理國政貪貨利耽酒色貽誤機務爾等言之朕若不聽朕之過也至爾等既任啓心郎之職遇本部貝勒有過言之不從遂黙而不言可乎當再三言之終不見從方可奏朕爾等見部務差謬不能整飭並無一言啓貝勒之心何以輒來瀆奏乎

天聰八年甲戌正月癸卯衆漢官以徭役重科訴

於管戶部事貝勒德格類德格類奏聞
上遣巴克什龍什希福察訊差役重科之由所訴皆虛
上諭管禮部事貝勒薩哈廉曰此輩皆忘却得遼東時所受苦累而為此誑言耳若不申諭使之豁然曉暢則此些少之費動為口實矣於是薩哈廉奉
上命集衆官於内廷傳
諭曰爾衆漢官所訴差徭繁重可謂直言無隱若非實不得已豈肯迫切陳訴然朕意亦不可隱而不言當從公

論之朕意以為爾等苦累較前亦稍休息矣初爾等俱分隷滿洲大臣所有馬匹爾等不得乘而滿洲官乘之所有牲畜爾等不得用滿洲官強與價而買之凡官員病故其妻子皆給貝勒家為奴既為滿官所屬雖有腴田不獲耕種終歲勤劬米穀仍不足食每至鬻僕典衣以自給是以爾等潛通明國書信往來幾蹈赤族之禍自楊文朋被訐事覺以來朕姑宥爾等之罪將爾等拔出滿洲大臣之家另編為一旗從此爾等得乘所有之

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為奴擇腴地而耕之米穀得以自給當不似從前之典衣鬻僕矣爾等以小事來訴無不聽理所控雖虛亦不重處是皆朕格外加恩甚於待滿洲者也至於困苦之事間或有之然試取滿洲之功與爾等較之果孰難孰易乎滿洲竭力為國有經百戰者有經四五十戰者爾等曾經幾戰乎朕遇爾等稍有微勞即因而擢用加恩過於滿洲若與滿洲一例較傷論功以為陞遷則爾今之為總兵者未知尚居何

職也爾等訴稱苦累甚於滿洲盍向熟諳差役者問之若以滿洲相較輕則有之甚則未也古語有云有家者能養賢則取國而國可得有國者能養賢則取天下而天下可得此爾等所素知也是以朕及貝勒之家各量所有均出之以養

上天畀我之民此即古聖人所謂養賢以及萬民之義也他國之主皆斂民間財賦以供一已之用有餘方以養人我國賦稅朕與諸貝勒曾有所私用乎我國民力朕

與諸貝勒曾有所私役乎以私事而妄糜國賦役民力以廣修宮室不以國事為念止圖一已便安爾等自當諫朕令朕為國家朝夕憂勤荷
天眷佑殊方君長頭目接踵來歸猶恐不能招致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然一切賞賚之需皆自八家均出何曾多取一物於爾等乎至國中年歲偶歉八家即均出米粟賑濟貧民朕與諸貝勒又散給各旗滿洲蒙古漢人贍養之其新附之蒙古漢人瓦爾喀虎爾哈卦爾察以

及舊滿洲漢人蒙古等凡貧窮者則又給與妻室奴僕莊田牛馬衣食贍養何可勝數此皆爾等所明知者爾等曾奏云一切當照官職功次而行之我國家地土未廣民力維艱若從明國之例按官給俸則勢有不能然蒙

天眷佑所獲財物原照官職功次加以賞賚所獲地土亦照官職功次給以壯丁從前分撥遼東人民時滿漢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餘俱照功以次給散如爾等照官

職功次之言果出於誠心則滿漢官員之奴僕俱宜多寡相均乃爾漢官或有千丁者或有八九百丁者餘亦不下百丁滿官曾有千丁者乎朕若不任爾等多得不念爾等苦累豈不將滿洲漢官戶下人丁通行計算照官職功次再為分撥乎倘如此分撥爾千丁者不識應得幾人也滿漢官民雖有新舊皆我臣庶豈有厚薄之分乎滿洲出兵三丁抽一令令爾等亦與滿洲一例三丁抽一為兵爾等以為何如乎今滿漢均屬一國人民

爾等何竟不知差徭之少倍減於滿洲而滿洲差徭之多實踰爾等三十餘項也

諭畢總兵官石廷柱等奏稱控訴之事臣等不知皆衆備禦所為遂將為首八人執之薩哈廉奏聞

上曰諸臣既云不知所執備禦八員可竝釋之倘治其罪後有苦累亦更無敢言者矣各官及所執備禦皆勿令謝恩若謝恩則是欲罪而復赦之也

天聰九年乙亥六月辛丑

上諭諸大臣曰
皇考所遺人民能愛養之使漸富庶此即為臣子者之孝思也先時八貝勒家諸事俱奉朝廷法度令貝勒等凡有工作不遵朕制額外修造勞苦百姓試思民不得所逃亡離叛戶口減少是違
皇考之志有虧孝道且無異於助敵長寇也茲者荷蒙
天佑朝鮮賓服蒙古向稱强盛輕視我邦今亦舉國歸附稽首來朝朕甞以為仰承

天眷道在養民凡察哈爾蒙古漢官虎爾哈卦爾察新舊歸附之人皆宜恩養故時時以此為訓而貝勒等不遵朕命遇有所獲互相爭競夫善養人者何論大小賢愚隨才器使俱有裨益譬如刋伐則用斧斤宰割則用鎚刃濟用於臨時必須預養於平日豈有養人而不得其益者乎爾等大臣不能匡諫諸貝勒知小民之疾苦而不以告及見驕縱之人又不能切責之其何以為大臣也爾等宜勉力為國勿求逸豫且朕於新舊人等常憫

恤勿忘隨時愛養每加賞賚以招徠遠人勤求治道非
不憚勞也不過為國與民耳若疆圉大定民生安樂國
運昇平則安富尊榮貝勒大臣實共享之苟於前此歸
附之人不能撫育後雖拓地開疆亦何以安輯之哉

崇德元年丙子四月丁亥

上受尊號禮成諸貝勒大臣上表慶賀

上諭曰朕以涼德祇承丕緒加受尊號懼無以慰衆望爾
等勸進再三屢辭弗獲今敬告

天地允受尊號爾諸貝勒大臣當同心輔政恪共厥職以匡朕之不逮正已率屬各殫忠誠立綱陳紀毋圖小利儻能建立功名朕當隆以爵賞尤須撫衆恤民君臣一德庶幾上合

天心下遂民志如此則明良喜起政治咸熙萬民樂利

天益佑助之矣

崇德二年丁丑六月甲子以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協同武英郡王阿濟格

攻克皮島各賜銀幣等物

諭曰朝廷用人授以高爵厚祿使之安富尊榮者無非欲其感恩圖報贊襄治理有裨於國家而已朕於爾三王既以殊恩拔擢情同子弟封以王爵寵眷有加爾等宜感激奮勉恪守典常乃不勤思報效勉竭忠誠以輔助國政反縱所屬將士悖違法度恣意妄行朕甚不悅爾等有統率之任知他人有亂法者尚應責之乃身先作慝朕復何賴焉古語云爭小利者不受大益爾等何不

勉圖大益而顧貪小利也嗣後行師務嚴飭將士毋蹈故轍以佐成大業其共勗之

七月辛巳

上諭諸漢官曰朕於爾等新附各官與舊臣一體撫育更或優於舊臣俱免徭役今舊臣中有如爾等之徭役獲免者乎若以功論諸舊臣隨朕多年身經百戰攻城則克遇敵則勝用能大造我國以有今日是舊臣之宣力實多至於爾等漢官或乘時歸順或窮迫來降更有陣

獲而養之者何嘗攻城陷陣身攖矢石志捐踵頂效死力戰乎以舊臣之功較之爾等彼此懸殊無俟朕言然而朕待爾等曾不減於舊臣昔年爾諸臣中有與明國往來行諜背叛逃亡者事泄被誅父母兄弟妻子離散又管轄爾等者强取財物爾等如在水火之中苦無容身之地自朕嗣位以來爾等諸臣有先與明交通者朕知其罪而赦之其無故誅求者復行禁止别立旗分予以生全出諸塗炭愛養有加今爾等已富貴矣乃不知

感戴朕恩仰酬撫育以效力疆場約束士卒凡遇滿洲官兵致死前戰爾等視同陌路不相救援尚得為有人心者乎前牛彔章京張成德曾獲敵船二隻俘三十八人爾等雖不能奮前力戰若能如張成德之俘獲敵船猶為有益此時不肯竭力不圖報效更何以為竭力報效之地哉爾等但以空言欺飾如所云勿殺人勿掠民勿剝奪財物當行仁義我為國家分憂也我為朝廷效力也如此陳奏者頗多及行師之際經朕誥誡再三爾

等輒違朕訓反身先倡率徇縱士卒攘奪殃民亂法滋甚則爾等之欺詐虛偽不可信任朕已洞燭之矣

崇德三年戊寅正月己卯都察院承政祖可法等奏稱禮部諭令生儒應試滿洲蒙古漢人家僕皆不准與試請分定取中額數准額取十名以十人換出

上遣大學士范文程剛林學士羅碩啓心郎索尼諭之曰前取遼東時其民人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朕

因念此良民在平常人家為奴僕者甚多殊為可憫故命諸王等以下及民人之家有以良民為奴者俱著察出編為民户又兩三次考試將少通文義者即拔為儒生今在各家充役之家人閒有一二生員然非先時濫行占取者可比皆攻城破敵之際或經血戰而獲者有之或因陣亡而賞給者亦有之即如克皮島時滿洲官屬兵丁效死力戰不若爾漢人泛同賓客坐視不顧是以此次所得之人皆以死戰擒獲及因陣亡而賞給者

乃欲無故奪之則彼奮力之勞捐軀之義何忍棄之若另以人補給所補者獨非人乎無罪之人强令為奴亦屬可憫爾等所奏止知愛惜漢人不知愛惜滿洲有功之人與補給為奴之人也

七月丁丑

上諭都察院承政張存仁等曰爾等果盡忠為國凡有見聞當秉公入告實力舉行則委任爾等庶為有益若禮部承政祝世昌所奏徇庇漢人甚為悖謬若滿洲官庇

護滿洲蒙古官庇護蒙古漢官庇護漢人彼此不和乃人臣之大戒譬諸五味止用酪則過酸止用鹽則過鹹不堪食矣惟調和得宜斯為美耳今滿洲蒙古漢人彼此和好豈不為善乎爾等聞祝世昌之言絕不參奏是爾等之失也昔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爾等若能時時省察其身則可以寡過矣

是日

上諭侍臣曰蒙
天眷佑遠邇降服乃我國方興之會也爾等固山額眞大
臣以上正為國憂勤加意治道共立功名之時朕與和
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所行何無一人
直指得失而陳奏者從前因爾等臨陣退縮或行伍廢
弛及私藏財物從而加罪者有之曾有因直諫而遽加
罪者乎爾等衆大臣見人之善不喜而舉之見人之過
不以為切己而訶責之嘿然以處迨其獲罪始羣起而

共議此皆爾等徒尚詐偽以為與已無涉故也夫古之人見賢才雖仇敵亦薦舉而與之同升見不善雖姻戚必痛懲而不少寛假如此乃真心為國之大臣也若緘默不言則賢者何由而勸不肖者何由而懲豈大臣為國之道不過顧身家貪富貴為竊位茍禄之人而已於國家有何禆乎今爾大臣中有因戰功令管固山及六部承政者有臨陣雖未有戰功因辦事精勤正直盡職遂令管固山及各部承政者既以正直而舉為大臣豈

可因富貴之後遂變其初心乎夫止知貪圖富貴而不能直言進諫乃為逢迎諂媚之人朕素所不喜且不以正直自持富貴安能常保乎國恩亦豈能常受乎彼時悔無及矣爾等身為大臣不憂國不勤政不殫心襄贊以成至治

上天下民將何望邪

崇德四年己卯八月辛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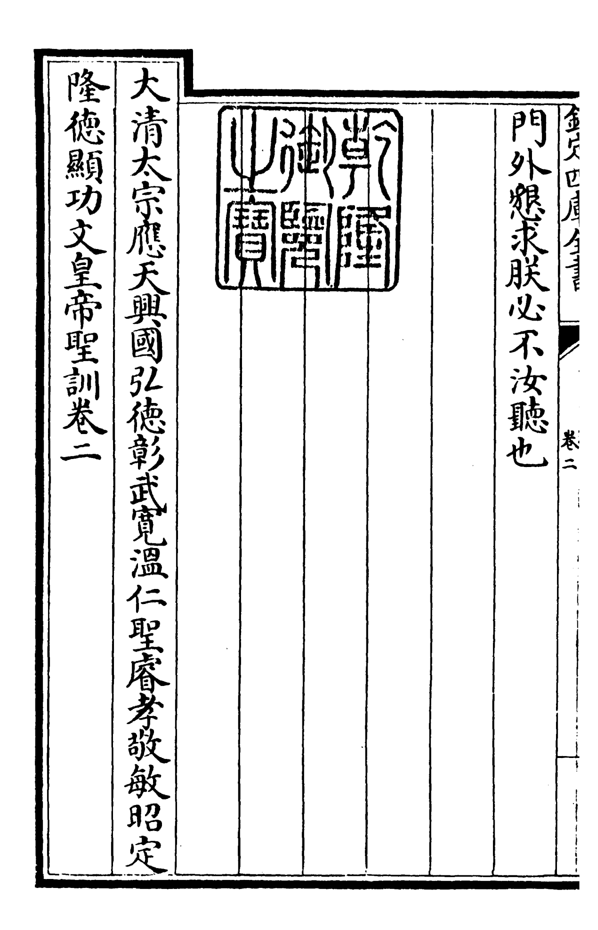
上曰昔金世宗大定帝見稱於後世號為小堯舜古者堯

之位不傳於子而明揚側陋使舜居之堯時有九年之
水民不得耕使伯鯀治水無功舜遂殛之而任其子禹
禹之治水也八年於外憂勤為國三過其門而不入不
顧其妻子時雖有九年之水以堯舜在上民無饑饉之
患舜之位亦不傳於子以禹之賢克底厥績而禪以位
焉故後世之人咸稱堯舜為聖君歷考遼金元之主皆
未有如大定帝者故後世以堯舜為比大定帝嘗曰諸
王内或有過愆我不隱匿而言之彼且以我為苛察若

知而不言默以容之彼將益肆其巧詐矣遇此等事實難區處今朕亦然見人之過而言之無隱則或以朕為苛察若知其過而不言則又非公正之道從來君明則臣勞而民安君庸則臣逸而民危朕豈不惜臣工勞苦但當此

天心眷佑之時正我君臣勵精圖治之日爾諸王貝勒貝子大臣等若不各加勤勉朕以一身宵衣旰食亦復何為朕將安居獨處一二月以靜觀爾等爾等雖在大清

門外懇求朕必不汝聽也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德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宗文皇帝聖訓卷三至六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呂雲棟

謄錄監生臣王元愷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三

謙德

天聰十年丙子三月庚申內院諸臣擬新築開城城門名曰揚威昭德永安興化定遠進呈

御覽

上曰此等矜誇僭越之字素與朕意不合與之揚之定之

悉在於
天非人力所能强得也凡事莫貴於務實今當以字義切
當者書之遂更其名曰鞏固門靖遠門鎮西門
崇德二年丁丑五月丁亥内院諸臣撰擬宣諭朝
鮮
敕書進呈
上覽畢
諭曰爾等撰文毋得過為誇大當順理措辭朕素不樂聞

誇大之言彼明國之主自比於天輕視他人實甚身無德義徒事矜張究何益哉嗣後撰擬切宜詳慎毋得草率

寛仁

天命十一年丙寅九月甲戌

上諭曰治國之要莫先安民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欲潛逃及令姦細往來者事屬已往雖舉首槩置不論嗣後惟已經在逃而被緝獲者論死其未行者雖首告

亦不論由是漢官漢民皆大悅逃者皆止姦細絶跡

天聰四年庚午二月壬申永平新降郎中陳此心既密令其子先逌復使家人攜背潛行為守門者所獲滿漢諸臣鞫訊論斬入奏

上曰業已養之殺之何為不若縱還原籍於是賜此心馬匹銀兩幷令攜妻子奴僕任其所往

六月丙寅先是克明永平遷安二城

上命貝勒阿敏駐守撫養其官民阿敏盡殺之以其妻子

分給士卒

上聞之曰朕留養官民已被屠戮何忍復令其妻子為奴耶命籍孤子嫠婦編為戶口給以房舍衣食俾無失所

十二月壬子

上率諸貝勒獵於積麰大貝勒代善部下蒙古猛克射麕誤中

御衣代善急趨而前與岳托俱欲射殺猛克

上曰姑緩之代善固請

上令額駙楊古利守護之諸貝勒皆謂此人獲罪重大豈
宜寛宥
上曰此人係誤射故赦之所謂宥過無大也命鞭一百釋
之
天聰八年甲戌六月戊寅
上遣國舅阿什達爾漢巴克什希福
諭蒙古諸貝勒曰科爾沁國額爾濟格貝勒之子噶爾珠
塞特爾海賴布顏代塞布壘白谷壘等凡遇興師既不

隨行又違法令於出兵後侵無主之國掠其牲畜朕以其為歸順之國不念其惡猶欲保全而屢宥之乃彼受朕豢養之恩安享逸樂竟不知德嘗欲叛朕奔察哈爾國今果叛往索倫為其族兄弟科爾沁土謝圖濟農扎薩克圖杜稜孔果爾吳克善等追獲噶爾珠塞特爾等俱已被殺朕心猶為憫惻葢朕視諸貝勒猶臂指然今殺彼猶傷吾指也朕原欲宣布德化招集人民使之共臻安樂乃諸貝勒不獲合終皆朕教化未洽之所致也

令阿魯部落杜稜濟農之子弟達喇海薩陽等又踰所限之地駐牧按律應以軍法從事朕心不忍爾衆貝勒可議罪具奏

崇德元年丙子四月乙酉

上建國大清改元崇德諸貝勒大臣朝賀時朝鮮使臣羅德憲李廓不拜

上曰朝鮮使臣羅德憲李廓無禮處難以枚舉是皆朝鮮國王有意搆怨欲朕先起釁端戮其使臣然後加朕以

背棄盟誓之名故令其如此耳不知朕之素行從不逞一時之小忿如此瑣屑也即兩國已成讎敵兵刃相加爭戰之際以事遣人亦無即戮其來使之理況朝會乎其勿問

崇德七年壬午五月癸酉洪承疇祖大壽及新附各官朝見於崇政殿

上召承疇等入殿內命坐於左側賜茶問承疇曰朕觀爾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聞至將帥率兵死戰或陣前被

擒或勢窮降服必誅其妻子否則沒入為奴者何故此舊規乎抑新制乎承疇奏曰昔無此例今因文臣衆多各陳所見遂致如此

上曰今之文臣固衆昔之文臣亦豈少邪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殺似此死戰被擒勢蹙歸降之輩豈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敵國可以財幣贖而得之亦所當為何至坐妻子以死徙之罪乎其無辜寃濫亦甚矣

九月癸酉

上諭諸王貝勒貝子公曰朕觀爾等養育新附滿洲蒙古漢人當朕申飭之際尚稍知加意過此即便遺忘莫顧如是則新附之人何以為生乎爾等嗣後當各盡心力恩養所屬之人誠能恩養即為勤勞國政之人朕心亦深嘉悅否則不過一村居富人祇圖一家富足而已豈為盡心國政之人哉

十月辛亥

上命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與内大臣圖

爾格率兵征明召入清寧宮

諭曰朕命爾等統領大軍征伐明國者非好為黷武窮兵也朕不忍使生靈罹害屢欲與明修好而彼國君臣執迷不從朕是以命爾等往征爾等一入明境遇老弱閒散之人毋任意妄殺不堪作俘之人毋奪其衣服毋離人妻子毋焚燬財物毋暴殄糧穀曩者兵臨山東時有因索取財物而嚴刑拷逼者非仁義之師也此朕所深惡爾等當切以為戒傳諭各旗知悉

智畧

天聰三年己巳十一月庚戌

上率大兵征明圍燕京諸貝勒大臣俱請攻城

上曰朕承

天眷佑攻固可以必得但所慮者堅城之下倘失我一二良將勁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朕視將卒如賢子然朕聞子賢父母雖無積蓄終能成立子不肖雖有積蓄不能守也惟善撫我軍蓄養精銳以之從征蒙

天眷佑自無敵於天下矣遂止弗攻

天聰四年庚午二月甲寅

上召新獲總兵官麻登雲等至

御幄賜宴

諭之曰明國君視如許將士之命竟同草芥常驅之死地

朕屢遣使議和何竟無一言相報也登雲對以明國君

幼沖執政者各圖自保懼不敢奏

上曰若然是

天賜我機也豈可棄之而去但駐兵屯守民不得耕耨無以為生朕心惻焉且彼山海關錦州防守甚堅徒勞我師攻之何益惟當深入內地取其無備城邑可也

天聰八年甲戌四月辛酉

上諭曰朕聞國家承天創業各有制度不相沿襲未有棄其國語反習他國之語者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遠永世勿替也蒙古諸貝子自棄蒙古之語名號俱學喇嘛卒致國運衰微今我國官名俱因漢文從其舊號夫

知其善而不能從與知其非而不能省俱未為得也朕纘承基業豈可改我國之制而聽從他國嗣後我國官名及城邑名俱當易以滿語毋得仍襲漢語舊名俱照我國新定者稱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稱漢字舊名者是不奉國法恣行悖亂者也察出決不輕恕

天聰九年乙亥二月戊子

上諭刑部承政高鴻中文館覺羅龍什甯完我范文程羅碩剛林詹霸等曰近見漢官及諸生陳奏皆謂此時宜

速興師征明用兵以招撫為尚勿殺敵人夫用兵殺敵此豈朕心所樂但臨敵之際我不殺彼能禁彼之不我殺乎朕思用兵制敵之道逆者誅之順者撫之酌恩威而並用方為仁義之師何伊等所見之偏耶至謂朕宜速出師以成大業此亦不達時勢之見夫朕豈不願成大業而專以遊畋為樂耶但圖大事亦須相機順時而動今察哈爾蒙古皆新來歸附降衆未及撫綏人心未及安輯城郭未及修繕而輕於出師其何以克成大業

且朕於舊歸新附之人皆不惜衣服財帛馬匹牲畜以養之又每日三次賜宴豈不憚煩直欲使人心悅服以圖大事耳若人心未和雖興師動衆焉能攻城必克野戰必勝今以速出師為言者乃小人之淺見朕度其意不過欲勞師旅克城池冀得財貨以償一己之勤勞而軍國之艱難竟置之膜外也凡建言者宜從國事起見或妄殺無辜或政令有失或所行悖戾見有過誤之處即當實指其過誤而引其君於當道此等直諫之人朕

則謂之真誠為國識之不忘雖朕之素行凡遇寵任之人不使過分然茍能實心為國朕亦未嘗不久而眷注也朕反覆思維將來我國既定之後大兵一舉彼明主若棄燕京而走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圍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請和其許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許而彼逼迫求和更當何以處之倘蒙

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應作何安輯此朕之時為廑念者也爾高鴻中鮑承先甯完我范文程等其酌議疏奏以

聞

崇德元年丙子十一月癸丑

上御翔鳳樓集諸親王郡王貝勒固山額真都察院諸臣

命内弘文院大臣讀金世宗本紀

上諭諸臣曰爾等審聽之世宗者蒙古漢人諸國聲名顯著之賢君也故當時後世咸稱為小堯舜朕披覽此書悉其梗槩殊覺心往神馳耳目倍加明快不勝歎賞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合喇及完

顏亮之世盡廢之耽於酒色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
世宗即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俗預
為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為訓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
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
忘其騎射至於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乃知凡為君
者耽於酒色未有不亡者也先時儒臣巴克什達海庫
爾纏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輒
以為朕不納諫朕試設為比喻如我等於此聚集寬衣

大袖左佩矢右挾弓忽遇碩翁科羅巴圖魯勞薩挺身突入我等能禦之乎若廢騎射寛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尚左手之人何以異耶朕發此言實為子孫萬世之計也在朕身豈有變更之理恐日後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故常切此慮耳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慴莫與爭鋒爾等其謹識朕言

已已

上諭朝鮮國曰朕親統大軍來此原非好用兵戈利兹疆土也朕與爾國壤地相接從無嫌隙向欲常相和好柰爾國君臣不顧已未歲助明害我興兵搆怨其端自爾國發之當時猶念大義姑為容隱未遽加兵及既得遼東之後屬我版圖爾國又招誘我遼民而獻之明國復容匿明人居於爾地給以糧餉協謀圖我朕是以怒而興師有丁卯年之役也朕猶念鄰國之誼兵不深入結

好而歸此豈爾兵將之力能退我師哉蓋朕憫民命之傷殘念交鄰之大義欲仍敦和好故撤師耳邇來十年之間爾國君臣納我叛亡盜我物產明之孔耿二將來歸爾又興兵截戰我兵往援爾以鎗礮拒敵戰爭又自爾啟之又明欲侵我索船於爾爾即與之及朕取船征明爾輒不肯發爾居兩國之間若皆不與猶可也乃與明而不與我豈非助明而圖我乎且我國使臣不令接見所遺之書又不開視悖慢無禮又自爾行之今爾土

又與平安道洪觀察使密書其言皆欲與朕棄盟修怨啟釁尋仇朕因是特起義兵聲罪致討原非欲加害爾等也亦爾之君臣貽禍於爾等耳爾等但安居樂業慎毋輕動如妄自竄走恐遇我兵見害凡拒敵者必誅奔逃者則俘之傾心歸順者秋毫無犯更加恩養諭爾有衆咸使聞知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

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三